

織就彩虹

一 麻布搖籃裡的收音機

「毛蟹、毛蟹、一串五十元、五十元…」、「便當..便當…」、「五十元…」，小販舉起手上一串一串肥大的毛蟹，向路過的客人叫賣，微風輕拂，秋陽溫柔的灑在這純樸的小漁村。

一位身型粗壯的泰雅族中年男子背上背著 kiri (藤編背簍)，kiri 裝滿了碩大的紅甘薯，甘薯最上層還加了一袋 qmaci (薯榔) 走過熱鬧的街市，他身邊緊緊挨著一個年約五歲的小女孩，像是怕旁邊的人看她似的，低著頭快步跟上男子腳步。男子走進一家相熟的雜貨店，把 kiri 從背上重重放在地上，「呼…」他舒了一口氣微笑看著小女孩。老闆熟練的拿出桿秤分次把甘薯秤一秤，「嗯！這次的甘薯很漂亮喔！每一個都那麼大粒。」老闆秤完了甘薯，用筆在櫃檯上的舊日曆紙背面記了幾個數字，接著把另一袋薯榔也拿起來秤，然後用櫃檯桌上黑黑大大的木算盤計算，手指在算盤上撥過來撥過去，算完了，拉開抽屜小心捏了幾張鈔票和一些零錢，把甘薯和薯榔的錢算給男子，男子接過錢也沒算那錢有多少，就直接塞進工作褲口袋，靦腆的跟老闆笑了一笑轉身就走出雜貨店去。

"aba, tama saku zik kiri." 「爸，我要坐在背簍裡。」父親才走出雜貨店門口正要把空的背簍背上肩，里夢 (Rimung) 就吵著要進背簍裡讓爸爸背她回家。"aw la, nanu tama zik kiri isu hya la." 「好吧！那你就坐在背簍裡吧！」爸爸把小女孩一把抱進背簍裡面，蹲下來揹起 kiri 就繼續走。男子背著 kiri 往回走進大街，kiri 裡面的小女孩睜大眼睛，從六角形的藤網眼中，好奇的觀看外面熱鬧的街市。其實，里夢已經五歲了，自己在山上就像個小動物到處東跑西逛的，精力旺盛的滿山遍野玩耍，剛剛跟爸爸下山也是自己走路下來的。可是她一看到街上那麼多陌生人，就嚇得想趕緊躲起來，吵著爸爸用 kiri 背她回家。

這裡是蘇花公路在宜蘭南澳設置的「休息站」，台灣東部的蘇花公路是花東與台灣西部地區的交通命脈，公路沿山壁開鑿，蜿蜒在台灣東海岸線，一邊是險峻的峭壁，另一邊是萬丈深淵的太平洋，狹窄彎曲的蘇花公路只容單線通車。公路局在這條路上設置幾處「休息站」以控制左右兩邊的通車時間，每隔約半小時單邊放行一次。所以經過蘇花公路往來於台灣東西部的汽車必須在各個「休息站」暫停，等

待開放的時間，對方來車通過之後才能啟程，南澳鄉的南澳村就是蘇花公路上的一個重要的「休息站」。

每天總有許多載貨的大小卡車、載客的公路局公共汽車、以及少部分的計程車經過，偶爾會有私家轎車暫停在這裡，車上的駕駛和乘客都會下車透透氣、買買東西、方便一下。當然，有人就一定有商機，這裡自然形成一個熱鬧的市集，許多小販穿梭往來於人群中，販賣著便當、飲料、紙扇、糖果玩具、貝殼裝飾品，以及各種在地特產，其中，毛蟹是「南澳站」最著名的特產之一。

南澳的毛蟹是台灣絨螯蟹，俗稱青毛蟹，只產在台灣東半部流入太平洋的河川中。在春天，成熟肥美的毛蟹會沿著南澳溪往下游河海交界的半淡鹹水區域進行交配、產卵、孵化育成子代。這正是捕捉毛蟹最好的時節，肥嫩鮮美的青毛蟹，一隻隻比成年人手掌還大，用草繩十隻綁成一串，這樣一大串只賣五十元。

以蘇花公路為界，公路西邊靠山的屬於南澳鄉，東邊臨太平洋的屬於蘇澳鎮，南澳鄉絕大多數為泰雅族原住民，可是在休息站做生意的清一色都是閩南平地人。雖然肉質肥美的青毛蟹在春天都是大舉沿南澳溪往下游遷移，泰雅族人非常容易在溪河捕捉到正往下游遷移的毛蟹，但是沒有一個泰雅族人「會」把毛蟹綁成一串一串拿去賣。部落人們捕捉毛蟹，當成是這個時節特別的禮物，拿來自家人食用，或是拿去分送給鄰居親友大家一起打打牙祭而已。

其實，泰雅族人不把毛蟹拿去賣錢不是「不會」，而是原住民本身的文化因素使然。傳統的泰雅族人一直以來都是以農耕、狩獵、採集自給自足的在山林中生活，在大自然的環境擷取足夠溫飽的物資，多餘的或是mqoyat（運氣好）的食物，就會拿去給親友分享，像是春天的青毛蟹、冬天的虎頭蜂蛹、偶爾捕捉到的野生河鰻、採集到的珍貴菌菇、狩獵捕獲的獵物、本季第一次採收的作物…等。這種mqoyat的食物是應該要分享的，把它拿來賣錢，對泰雅族人來說是很不好意思也是有點不可思議的事情，更別說還要向不認識的路人兜售、叫賣，那簡直是要他們的命。

泰雅族人賺（換）錢，大多數是用地瓜、芋頭、香菇之類的作物。這些作物、柴薪…是店家「需要」而開口向原住民收購的（因為老闆沒有種植作物，也不方便上山砍柴），泰雅族賣了作物換錢，再採買自己「需要」的日用品。這樣的過程比較像是泰雅族人習慣的「以物易物」，但是，毛蟹這種季節性的自然美食既不是人們辛

苦工作的收成，也不是一般日常所需。在河邊捉了拿來賣錢，還要向陌生人兜售，實在是不好意思。所以，在南澳都是平地人在賺賣毛蟹的錢，原住民是沒有在賣毛蟹的。

「算便宜一點啦！我跟你買兩串啊…」、「很便宜了啦！這麼大隻耶！」…街市熱絡的交易、琳瑯滿目的商品讓小女孩看得入迷，那一串串綁得整整齊齊的毛蟹、小販攤子上各種糖果蜜餞、貼上貝殼做裝飾的鏡子、五顏六色的紙扇、裝在網袋裏面紅、藍、白三色的皮球、迎風旋轉的風車…。總之，在這樣暫停、休息的地方，似乎商人所販賣的商品也跟著「悠閒」了起來。完全不像一般商店那樣販賣著五金刀具、鍋碗瓢盆、鹽巴、醬油的「人間煙火」。里夢晶亮的眼睛貼著kiri網壁專心的盯著，長長的睫毛穿出背簍六角形的網眼，粉嫩的臉頰也被貼成一個一個的六角形。

父親背著kiri腳步穩健而有節奏的經過市集往山上的方向走，kiri裡面除了里夢之外，也裝著父親剛剛在商店採買的日常用品、糖、鹽等，他也在路旁的攤販那裡幫里夢買了一顆紅、白、藍三色的皮球。父親終年曝曬在太陽底下工作的黝黑皮膚、穿著沾了泥土的工作服、用獵刀刮不乾淨的鬍渣、背著背簍的造型，和背簍裡的小女孩吸引了路人的眼光。

「哈哈…你看、你看，簍子裡有一個小女孩哩，好有趣喔！」一群打扮入時的婦女迎面走過，她們應該是搭乘路旁停放的遊覽車到花蓮去遊覽的遊客。其中一位看見了kiri裡的里夢，高聲招呼同伴快來看，幾個婦女全圍上來盯著她瞧，就像是在看動物園裡的動物一樣。

「喔！這女孩眼睛好大、好漂亮唷！」、「是啊、是啊！」、「喔！你們看，她的睫毛好長唷！」、「真的，真的耶！」、「他們山地人的眼睛都很大粒…」，女人們停下腳步打量著兩父女，七嘴八舌的討論起來。里夢看到這麼多人在觀看自己，嚇得整張臉熱辣紅漲，趕緊收回觀看的眼光，低下頭把身子縮成了一團，她雙手緊緊握著新買的皮球，半點都不敢再往外看。對於這樣的觀看，父親則是習以為常，步伐依然穩健有力而有節奏的往山上走去。

「啊…來啦…來啦…」、「你看，那邊的車來了，趕緊來上車去喔…」、「對面車子來了，我們準備出發囉！」，南邊靠山的公路上方，掀起了一陣煙塵，一看就知道

是對向的車陣已經快到了。「好啦！好啦！九十元兩串要不要啊？」賣毛蟹的小販看客人都準備上車離開，自動降價求售。「八十元啦！我要走啦！」客人看小販軟化了，更進一步殺價。「啊…好啦！跟你交個朋友啦！以後記得再跟我買喔！」毛蟹成交，人們陸續上了原車準備出發。

"pkangi nanak isu lkuw?"「你自己走路了好嗎？」父親跟背簍裡的里夢商量。父女離開熱鬧的街市，沿著蘇花公路往南來到了南澳溪邊，他們要走下公路，從河床邊走木橋到河對面，再上山到舊五塔部落。

"iyat sa ku…m…iyat saku…"「我不要…嗯…我不要…」女兒跟爸爸撒嬌，她因為剛剛在街上被一群婦女觀看討論而受到驚嚇，即使來到了無人的河床也不肯下來了，似乎想待在爸爸那強有力的背上才能安心。"r' suw su balay, pahuw turu maku la."「你很重啊，我的背會斷掉了。」，爸爸故意逗女兒，也跟她商量著。

"m~ ana ga…m' uy kakay mu…iyat aku pkangi…"「嗯~可是啊…我的腳很累…我不要走路…」，里夢一定要爸爸背她上山，拉長聲音帶著哭腔，小小身子在背簍裡扭來扭去的賴皮著。

"aw la, aw la, anay misu spanga, ga, anay saku spqwas ay."「好啦！好啦！我背你，但是你要唱歌給我聽喔！」父親從來不曾在這樣的角力中得過便宜，只好提出條件以少輸為贏了。

"m…aw ga…aw ga…hahaha…"「嗯…好啊…好啊…呵呵…」里夢得逞了立刻展顏歡笑。

「1 京 都にいるときゃ 忍と呼ばれたの，神 戸じゃ 渚 と名乗ったの …」清亮的童音唱著小林旭電影裡的歌曲，天真無邪無憂無慮的歌聲卻唱著滄桑的「流浪者之歌」，聽起來非常可愛又有趣，父親也被歌聲感染了跟著唱和，兩父女唱著歌，往舊五塔部落的山上走去。

其實，在市集附近的南澳村，他們是有房子的。就在南澳小學後方緩坡處，一棟一棟棋盤似整整齊齊的房舍，聚落其中有一棟是父親的家，左邊和下方則各是里夢大哥和二哥的房子，左右鄰居都是泰雅族人。社區形式的群聚生活並不是傳統上喜好獨立自主的泰雅族人的習性，更不適合主要以作山懇植、採集、狩獵來維生的泰雅族人生活。不過現在在泰雅族的部落當中，之所以有這樣棋盤羅列整齊街道的

景象，是從清朝時代有了外來勢力的介入，泰雅族原住民便不斷的被這些勢力，軟硬兼施的「要求」、「勸導」、「強迫」遷移到「山下」來，他們或以經濟因素（方便以物易物的商業買賣）、或以政治因素（便於管理）、或以教育因素（方便就學）。總之，南澳鄉的泰雅族人從日據時代各部落就一批一批的先後被遷移到了山下來，里夢的父母則是在民國三十五年左右遷徙過來的。

雖然在山下的聚落有了房子，但大多數的泰雅族人都回到原來住的山林土地上蓋一間 tatak (工寮)，人們每天像過去一樣在自己的山上工作，晚上工作結束了就近住在工寮，沒人在工作結束之後還摸黑走那麼遠的山路下山，第二天凌晨再爬上山去工作的。所以，雖然被強迫遷移到山下都有了房子，但山下的房子通常是讓正在就學的孩子和照顧孩子的年輕父母們住的。農閒時期，作山的長輩才偶爾下山回來住，里夢父母的工寮是在舊五塔的山上，里夢從小就是在這個工寮長大的。

母親依婉 (Iwan) 在四十五歲的高齡生了里夢，她與上一個姊姊相差十歲，與排行最大的哥哥則相差一個世代~三十歲。里夢的母親是民國一年生，十五歲從金洋部落嫁到五塔部落來，生了四男五女共九個孩子，有兩男一女三個孩子在嬰兒時期便夭折了，因為當時部落的醫療資源極為缺乏，醫學常識也不足，小嬰兒出生沒多久媽媽就會背著上山工作，晚上睡在「通風極佳」的工寮，若是深山寒流的夜晚，連大人都難以承受那樣的刺骨寒風，何況是脆弱的小嬰兒；孩子出麻疹發高燒，也很少去給醫生治療，完全靠自體免疫系統發揮療癒作用，有些先天體質較弱的孩子承受不住就這樣走了。里夢是現在兩男四女六個孩子中最小的么女，她出生就是白皙皮膚、烏亮眼睛、彎眉毛、紅嘴唇的小美人，父母幫她取名「里夢」，因為母親依婉有一位姑姑長的非常美麗又很會織布，"teta yan na yata maku kinbetunux ru kinbaq tminun babaw nya."「希望她長大之後，能夠像我的姑媽一樣的美麗和會織布。」依婉說。

里夢從小就內向，喜歡安安靜靜的一個人玩，她在小嬰兒的時候就很少哭鬧，喜歡張著烏溜溜的大眼睛觀察四周環境的變化。小女孩怕生，只要跟父母在一起她就身心安頓，一離開父母就會不安哭鬧、拒絕吃喝，讓原本熱心幫忙帶「小小姑」的大嫂和二嫂吃足了苦頭。

"ay ay, yaki, ini hwah ana qutux wah, ini swal maniq uzi ga."「哎哎，婆婆，

她一點都不肯停止哭泣，也一點都不肯吃東西呢。」，媽媽把剛滿兩歲的里夢託給媳婦照顧，自己上山工作去，傍晚回家時媳婦很無奈的告訴婆婆這「小小姑」整天不吃東西。後來，母親只好自己帶著小里夢上山工作。說也奇怪，兩歲的里夢只要在父母身邊，就是非常好帶的孩子，他們不必特別照顧她，自己就可以安安靜靜的玩，蹲在草地上仔細觀看各種不同的花草，眺望遠處層峰疊翠的山巒，抬頭觀賞雪白的浮雲飄過…，她玩累了就要媽媽抱她進搖籃裡去睡覺，父母用 pala（粗麻大方巾）的兩對角綁在橫伸出來的樹幹上變成一個像吊床的 sbal（搖籃），里夢就乖乖的在 sbal 裡安安穩穩的睡覺。當她睡醒了不哭也不鬧，舒舒服服的躺在搖晃的 sbal 裡面，邊靜靜的看著麻布搖籃上方像屋頂一樣罩著她的樹葉，「沙啦啦~沙啦啦~」當微風吹過那樹葉就輕輕的抖動，午後的陽光便溫柔的穿過葉間縫隙一閃一閃的好美麗，小里夢總是「咿咿~呀呀」的哼著不知名的曲子，一直等到媽媽把她抱下來為止。「ta cyux mqwas rayo ta la.」「看，我們的收音機在唱歌了。」每次聽到里夢醒來咿咿呀呀的聲音，父母就會這樣說。這小女孩從嬰兒時期便對音律似乎特別敏銳，即使是正在哭鬧，只要有人唱歌，她就會停止哭泣，睜大眼睛專心的聆聽，並且隨著歌聲「啊~啊~呀~呀~」的唱起來，里夢可以說是還不會說話就先會唱歌了。

里夢大一點的時候，喜歡看電影的父親就常常會帶她下山到南澳街上看電影，這時，里夢便學會了許多日本當紅的電影插曲，像是小林旭、吉永小百合…所主演的電影插曲，她都學了起來。

「星よりひそかに 雨よりやさしく、あの娘はいつも 歌ってる、声がきこえる 淋しい胸に、涙に濡れた この胸に…」兩人還沒到，那一渾厚、一稚嫩的合唱聲卻早已傳到山腰上的家裡，正在織布的母親和在廚房煮菜的姊姊都知道他們回來了。

"aba, isu pinchaq Hana qwas qasa?"「爸，那首歌是你教里夢的嗎？」姊姊問，兄弟姐妹都已成家，兩個哥哥的孩子每個都比里夢大了，現在家裡只剩下這個十五歲的姊姊朵密(Tomi)還沒嫁人。"iyat kuzing pinchaq hya, hya nanak baq mqwas qwas qani."「不是我教她唱的，是她自己會唱的」父親說。

"nyux simu lga, "「你們回來啦！」媽媽把圍在腰上固定織布機的藤帶解開來，把織布機上的布匹和麻線收拾整理好，"nanu mnazi isu yaba su?"「你爸爸幫你買了

什麼？」媽媽問小女兒，父親把里夢抱出 kiri 之後把從山下採購的日用品從 kiri 一一拿出來放在桌上，然後從褲袋裡掏出剩下的錢遞給妻子，"usa mima qba ru kgabi ta la.Tomi, huqil tnahuk su lga? nhay sn'zyut nqan ru qaniq ta la. "「去洗個手，我們可以吃晚餐了。朵密，你煮的好了沒呀？快整理餐桌，我們好吃飯了啊！」媽媽接過錢往房間收去，順便喊了一下準備晚餐的女兒。"aya, ktay mari mu. "「媽！看我的皮球。」里夢跟在媽背後，把皮球高高舉起來讓媽媽看。"aw, aw, sku ha . qaniq ta mami ha, pzyui suxan la."「好，好，先收起來，我們先吃飯，明天再玩。」媽媽說。

二 母親與織布機

里夢的母親依婉的織布技藝超群，在部落裡是人人稱道的。就像所有的泰雅族女孩一樣，依婉從四、五歲的時候就開始在媽媽身邊看著媽媽織布，也慢慢學習幫忙織布前準備線材的工作，小依婉聰慧乖巧，績麻時很有耐心的能捻出一束一束粗細一致的麻線，依婉從小就很嚮往能像母親一樣的坐在織布機前「篤篤篤…」織出美麗的布疋，於是她便非常認真的學習媽媽織布，整經理線、上架、纏梭…每一個步驟她都一一仔細學習並記下來。

"aya, ptninun saku uzi, cbaqi saku tmninun ga, aya."「媽，我也想要織布，教我織布好不好啊！媽。」依婉常常吵著媽媽教她織布。

"cikuy su na, krahu su cikay lga, cbaqay misu la."「你還小，等你再長大一點的時候，我就會教你了。」

依婉每天看媽媽織布，覺得自己早已經學會了，好想上織布機去試試看，可惜媽媽總是有未完成的布疋套在織布機上，好不容易完成了一疋布，媽媽又會立刻把理好的經線上架，繼續織下一疋布。

有一天，媽媽前一晚把一疋布織完了卸下來，卻沒有上新的經線在織布機上。一早，媽媽就跟爸爸上山工作去了，七歲的依婉發現最好的時機到了，她很耐心的等家裡其他大人都出去，馬上拿出媽媽盤好的麻線拿到理經架上按照媽媽的方式左右來回的纏繞理經，把理完的經線小心翼翼的把經線用隔棒將奇偶線上下分開，然後按照程序把線材成功上架，當她終於可以坐下來開始織布的時候，她感動得心兒

蹦蹦跳，一雙小手都顫抖起來。就這樣，小依婉在七歲的年紀織起了她人生第一樣織品，她用最基本的平紋織法花了將近一整天的時間織了一條約三吋寬的直條紋腰帶。傍晚，父母從山上工作回到家，織布一整天依婉還來不及把晚飯煮好，媽媽覺得很奇怪，"mnwah sui nu, ana mami ini hoqil na qani?"「你是去了哪裡？現在連飯都還沒煮熟啊？」，依婉遠遠聽到爸爸在叱喝一起上山的狗兒，深怕被媽媽發現她偷偷在織布，立刻把織好的腰帶藏起來，畢竟，苧麻的線材製作取得不那麼容易，拿來亂織是會被媽媽罵的。

"m~mnwah saku ngasal yata, cyux meuyuk yura nya ru nwah saku mita hozil nya."「嗯~我去伯母家，她家的尤拉生了小狗，我去她家看小狗。」依婉撒了個謊。

"wiy? Iwan wal inu kwara wayay maku la? wa qani nanak la?"「咦？依婉，我的線材都跑哪裡去了？怎麼只剩下這些了？」吃完晚餐，媽媽點起煤油燈準備要在整經架上整經線，看到竹籃裡的線材有短少就問依婉，"m~baqaw ta la."「嗯~誰知道呢？」依婉搖搖頭眼睛裡卻閃過一絲慌張，"wal su tunu lga?"「你拿去織了是嗎？」媽媽早就知道女兒想織布，剛好今天織布機空著，那肯定把線材拿去織了，何況她自己小時候也做過同樣的事情，所以一猜就知道。"inu cinninun su ktay ta."「你織的在哪裡？拿來我們看看。」也不等女兒回答，看表情就知道是怎麼回事，於是直接叫女兒把織品拿出來。依婉只好乖乖用細竹子把腰帶從衣櫥跟牆壁之間的隙縫勾出來，"m~nanu baq su tmninun la."「嗯~那麼，你還真是會織布了。」媽媽不但沒有責罵依婉，反而看著那條織得整整齊齊的腰帶微笑點頭稱讚，擔心被罵的依婉終於鬆了一口氣心中好得意。"nanu baqun matas rqyas maku uzi la?ya!"「那麼，我的臉也可以文面了嗎？媽！」依婉看媽媽肯定了自己的作品，馬上追問是否可以像部落裡會織布的女子在臉上紋面。"haha~knwan na isu hya, cikuy sun a."「呵呵~妳還早，你還小。」媽媽笑了。"baq su tmninun ru baq su mtzwaw zyuwaw na ngasal zyuwaw na qmayah, krahu su lga baqun matas rqyas su la."「妳會織布和打理家務，做山上的工作，等妳長大了就可以文面了。」媽媽告訴依婉。"mha ini ptasi rqyas lga, mutu hmswa lpi ya?"「如果臉上沒有文面的話，那就會怎樣呢？媽！」依婉好奇的問，"ini ptasi rqyas qu kneril lga, psyaqan squliq lru ini nha wahiy smye uzi la."沒有文面的女孩子會被人笑，人們也不

會上門提親的，"ini ptasi na squliq ana mlikuy, ana kneril hya lga, iyat qbaq mluw hongu utux musa sa'tuxan na kinbkaysan ta babaw nya uzi."「沒有文面的人，不管是男人或是女人，將來就不能沿著彩虹橋回到我們祖靈的所在了。」媽媽說。"han!baqun mu la."「喔！我知道了。」依婉點點頭。"nanu pbaqan saku tminun lrwa, ya?"「那麼，你會教我織布了，對不對？媽！」依婉眼睛閃著興奮的光芒問媽媽，"aw!baha misu ini cbaqiy lpi?"「是的！我怎麼會不教你呢？」媽媽微笑點頭。

依婉八歲時，也就是她織了第一條腰帶的隔年，小依婉還來不及跟媽媽學習精湛的織布技巧時媽媽卻不幸生病過世了。每當夏天的午後雨過天晴，天際出現彩虹時，依婉常常抬頭仰望那美麗的彩虹思念著母親做在織布機前用打緯棒將緯線打緊時，與織布箱發出的「篤篤篤篤…」的共鳴聲音，那真是全世界最美妙的聲音啊！依婉深信織藝精湛文了面母親肯定已經通過彩虹橋，回到祖靈居住的所在了。

依婉從母親那裡只學會了基本平紋織的技法，她希望能夠織出更美麗的花紋卻不得其門。每當她到伯母家找堂姊妹玩的時候，如果伯母正好在織布，她就會靜靜的站在伯母身邊很用心的看，有時候從伯母家的窗戶外面往裡看，想從伯母那裡學習如何織出不同花紋的布。"yux~m'uy lwah, hngawa saku cikay ha."「咻~好累唷！讓我先休息一下吧！」很巧的，伯母知道依婉在看她織布的時候，每次到了重要關鍵的地方，她總是把手上的織布器具放下來，脫掉織布腰帶站起來活動筋骨。久而久之，依婉終於知道原來伯母是為了怕她偷學，畢竟，這是伯母自己想出來的花紋，並不想讓別人學去。可是，依婉在織布方面有特別的敏感度，且聰慧過人，只要稍微看到一點步驟，哪怕只是一個看似不起眼的動作，她都能馬上知道這動作在織布技巧上的意義，回去就可以把許多小動作整合起來變成自己的東西。就這樣，依婉越來越會織布，不但可以織出和伯母一樣的花紋，甚至可以變化出比伯母原先的織紋還要繁複的織紋出來，在部落成為幾乎無師自通的織布高手。

依婉嫁到同部落的夫家來，她本來就以無師自通織布精湛聞名，嫁過來之後更認真的研發各種美麗的織紋，織了許多漂亮的衣物讓家人穿，總是贏得部落人的讚嘆。連遠處金洋部落的婦女都聞名而來向她請教特殊織紋的排線與挑花技巧，依婉極喜愛織布工藝，更因小時候想學織布卻碰了軟釘子的苦，她總是樂意分享自己的